

# 【九评征文】在现实中演绎的《长发公主》的故事

作者：归正好

更新 2025-06-08 4:32 AM 人气 36

标签：中国特色，三面红旗，信仰，大跃进，文化大革命，专政，小粉红，九评征文，《九评》20周年有奖征文

【大纪元2025年06月06日讯】

## 一、我为什么投稿？

2024年11月，我在动态网看到了《九评》发表20周年征文公告。刚看到公告标题我习惯性地认为：投稿这么严肃的事我就不参与了，我也写不好，但认真看完公告全文后，我改变了想法：这是一个我完全有能力且义不容辞该用心参与的活动。我明确感受到活动发起者、主办方在面向华人和普罗大众发出诚挚邀约的良苦用心——稿件体裁形式不限，字数不限，只要真实、原创……作为底层百姓，我们不具备深厚的学识和专业素养，但我们都有亲身的经历。出生于中国大陆东北小城的49岁的我，是老、中、青三代人在中共专政下讨生活的亲历者、见证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被邪党文化侵蚀毒害的过程，有着这样、那样大同小异的亲身经历。我们应该说出真相，揭露邪恶，尽早结束它为祸地球的这场闹剧，本性犹存的生命都应尽快从这场恶梦中被唤醒。

## 二、老一辈的故事

从小就常听长辈们讲他们经历的那些琐碎、却独具“中国特色”的故事，其荒诞离奇令人瞠目结舌、难以置信。

1. 姥爷的故事。听我妈说，1962年，她的爸爸——我的姥爷在沈阳一家机械厂（造飞机的、需要保密的厂）当质检员时，因得罪了人，被党组织扣了政治帽子打击，罪名是“反对三面红旗”、攻击党的政策。当时的“三面红旗”指人民公社、大跃进、总路线。我问妈“总路线”是啥，我妈说只知道“总路线”这个词，具体是啥内容直到74岁了也不知道。我问妈姥爷攻击了党的啥政策？妈说就是姥爷给厂领导提了意见。后来姥爷全家被“下放”到本省一个贫困县下属农村畜牧厂接受“改造”。当时姥姥已经过世，姥爷带着五个孩子举家迁往农村，成了当地最下等的农民。因为是外来户，又不会干农活，所以住的是最破的房子，分到的是最不肥沃的自留地，干活赚到的工分也最少，在当地是最穷的农户之一。

姥爷1919年（民国八年）出生在山东农村，听说还留过大辫子。他个子不高，但长相英俊、清瘦（我曾在舅舅家看过他中年时穿长衫拍的黑白照片）。中共和国成立前，姥爷曾被共产党军队抓走，在孟良崮战役中当过民夫（义务民工）帮着抬担架等。因为吃不住辛苦逃回了家，被当地党组织“农民会”抓住打了板子，后来伤口溃烂，大腿后侧一直留有很深的疤痕。那以后他离乡去青岛谋生，在大饭店里当过摆台服务员，后来投奔亲戚去了沈阳，进了机械厂工作。

姥爷家就他一个儿子，从小受照顾，养成了好逸恶劳、自私霸道的秉性，打媳妇、骂孩子、顶撞老爹是常事。姥姥因为大他五岁，俨然是他的下人丫鬟，照顾他和全家人饮食起居的同时，还要挨打受骂，但却从不还嘴还手，只是默默流泪。姥姥四十几岁时得了肺病去世了。姥爷是个爱干净、头脑聪明、兴趣广泛的人，琴棋书画样样喜好。可他又蛮横自私，霸道冷血，五个孩子都很怕他。我妈是家里最小的女孩儿，在饭桌上吃完一碗饭，如果没人给她盛饭，她绝不敢自己再盛一碗，只能默默放下碗筷。

可就算如此霸道的姥爷，在共产党面前却也只能服服帖帖，逆来顺受，不敢有丝毫反抗。那年头人们被组织起来开各种阶级斗争会，或参与政治运动是常事。我好奇：就没有一个性格乖张、喜欢调皮捣蛋、不服管教的人吗？我妈睁大眼睛激动地说：“谁敢哪？马上就批斗你，谁也不敢。”“搞运动”在中国是常态，哪一代中国人脑中都留有深刻的印象，2020年疫情封控期间，我妈同学的老妈，九十多岁的老人紧张地悄悄问女儿“是不是又来运动啦……”

我们听我妈讲过这样两则“笑话”：有段时间，他们每天吃饭前要做“五件事”，即对着墙上的毛泽东挂像高声敬祝他老人家万寿无疆；再敬祝国家副主席林彪永远健康；然后宣誓听党的话；再背诵一段毛泽东语录；最后还要唱一首歌颂党的歌。之后才能吃饭。妈

说，姥爷那么横，也得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腔，一本正经地宣誓，乖乖地唱歌。要是赶上哪时集体吃饭，约莫自己去晚了，宁可饿肚子也不去了。因为去晚了，就算一个人也得站在毛泽东挂像前做这五件事，被大家一边吃饭一边“观赏”真是太尴尬了。

有一段时间中国人做什么事，都要先把毛泽东语录背上一句再说正事，比如去商店，买东西的人要说：“为人民服务，同志，那个本子多少钱？”商店服务员会回答：“完全彻底。同志，8分钱。”

我妈保留着所有的信件，我们难以置信地看到，那一时期每封信开头儿都要先写上一句“毛主席教导我们说……”，然后才写正文，包括与我爸谈恋爱的信也不例外。

2. 一夜之间的变化。我妈说她们当年每个村子大概能有一俩个孩子从小学考上初级中学，是很难得很骄傲的事。因为姥爷念过四年私塾，算是个“文化人”，所以没让家里的孩子辍学。可惜当我妈考上中学一年级后不久，学校就停课了。舅舅、三姨、我妈同时失学，一夜之间都成了“革命小将”、“红卫兵”，要跟着党闹革命，开展阶级斗争。

当年我妈的语文老师姓庞，也是班主任，四十多岁，曾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兵，后来被共产党俘虏，又在共产党军队当兵。据说1949年10月1日那天，他还在天安门当过炮兵，复员回乡后就在当地教书。我妈对他印象很深，说他很有老师的修养，无论冬天多冷，一进课堂立即摘下帽子行礼，再开始讲课。同学们都很尊敬他。我妈那时长得瘦小，因为家里穷，又没妈，冬天从来没有棉鞋穿，也没钱交学费买书，身上的棉衣都是露棉花的。庞老师就为她申请减免学费，把自己的书借给她读，还在同学们出去干活时，安排她留在教室为大家看炉子生火。可突然有一天，庞老师被打成了“历史反革命分子”，脖子上被挂个牌子，或站在校内凳子上，在师生面前低头弓腰挨批斗，或被拘押着在村里游街，一边敲锣一边说自己是反革命分子。我妈说她当时心里怎么也搞不懂，为什么这么好的老师，一夜之间就变成“敌人”了？后来只好被迫着似懂非懂地跟自己说：“哦，原来他是个历史反革命啊”……

姥爷家当时所在的公社有一个党组织副书记，唱歌时有一句“党是领导事业的核心力量”，因为有乡音，他唱出来就成了“黑心力量”，立即被打倒批斗，成了反革命分子。

三姨的一个男同学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，积极带头领人到各村、屯大搞“破四旧立四新”打砸抢运动。后来在“粉碎四人帮”时又反过来被判为“三种人”而被加以清算惩罚。

党就是这样反复无常，翻云覆雨地蹂躏着中国人的身心，让人们在恐惧中不断放弃信仰、冲破底线地屈从着它的暴政统治，讨着生活，直到今天。

当时村里一个年纪很大的独居老头儿作为“贫农”代表，被安排在“贫下中农忆苦思甜”会上发言。老头儿讨好地说：如今在党的领导下，我们能喝上腻糊糊的杂混面粥啦，喝得心里顺溜的。当年在地主老婆家给他们帮工放猪，净给吃高粱米干饭，盐豆子管顿吃得心里“茬拉的”（东北方言，不舒服的意思）。这时会议主持人立刻尴尬地把他拉下讲台。

我有个干姥爷（我妈的义父）是个孤儿，生母在逃荒时死在破庙里，他被当地居民救起送到地主家，被地主小老婆收养长大。后来在斗地主运动中，地主和大老婆都被共产党枪毙了。干姥爷辗转找到了自己不是地主亲生子女的证据才幸免于难。

在初中听历史老师讲“大跃进”时中国社会曾发生的种种，我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：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，居然在党的主使下，党的媒体公然以无比兴奋的语气，向全国几亿人“报喜”亩产万斤！竟还能得到全国人的“拥护”。事后只需找几个替罪羊顶罪就可以草草了事，从此不再有人问责。这么滑稽可笑的闹剧，在当时却真实地发生了。

全国人被教化成愚蠢狡诈的教徒，为了自保互相欺诈、出卖、自相残杀。我中学的几何老师曾在课堂上愤恨地说，从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，全中国人学会了撒谎不脸红。直至今日，中国大陆各行各业造假成了正常现象。

小时候听《皇帝新衣》的故事，觉得故事中人蠢得不可思议，能轻易地让两个骗子得逞。现在想来，现实版的皇帝新衣不就在眼前发生着吗？人们不也正身陷其中吗？我奇怪，这种愚蠢可怕的统一命令、统一行动是怎样被一贯到底的？那时没有互联网、没有电话，

广播都很少。后来妈妈解答了我的疑问：她们曾在半夜三点多被村干部组织起来，列队敲锣，走街串巷地大声宣告“毛主席有了最新指示”，而指示的内容就只是一句话而已。

3. 毁人的邪党。我的姨父1945年出生，高中毕业，在那个年代在当地县城算是比较“有文化”的。高中毕业后参军在黑龙江省当了炮兵，复员后在家乡县城的县委机关当过干事，后又成为一家国企工厂的干部。因为姨父夫妻没有孩子，所以我三岁起过继给他家做女儿。

从小我跟姨父比跟姨妈更亲近些。因为在我眼里姨父性格宽厚善良，比姨妈脾气好，也像对自己孩子一样待我。他头脑聪明，喜欢读书看报，兴趣广泛，博学多闻，乐于助人。以前为人处世上我受他的影响很大。但后来我发现，他很难跳出邪党灌输的思维，因为国人获取的一切信息都是被中共加工过滤过的。他越是多看报，就越受中共毒害洗脑，变得仇美仇日，对中共的言论深信不疑，对强权统治也畏惧和无奈，丝毫不敢有非分之想。

后来我修炼法轮大法，才发现姨父在中共的流氓教化下，很多处世观点尤其是道德信仰的水平日渐堕落，很有局限。他悄悄地放纵欲望，悄悄地贪污腐败，却还理直气壮地说：如果我信“真、善、忍”，咱家连粥都喝不上；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恒的利益；共产党的统治就是流氓加权力；你们是不知什么叫“专政”啊，就是共产党对你们太仁慈了，没有遭受过打击……

有一年“建军节”时，中共照常在这种特殊日子里播放洗脑片，粉饰它的“英明”“伟大”“正确”。当时读中学的我跟姨父一起看了央视以“二万五千里长征”为内容的洗脑片。可能因为虚假的吹捧终究无法打动人心吧，全片看完后我脑子里没留下什么印象，只有一个问题：按中共自己的说法，整个长征走完死了至少10万人，而且平均年纪不到30岁。那么艰苦的环境，上层领导人都安然地活下来，那么多年轻生命牺牲了，难道党就没有一丝愧疚、检讨？明明是大溃逃，楞能吹嘘成是伟大的胜利！从哪里体现出共产党的军队是良善正义之师呢？姨父当时没有作答，仍顺着中共的逻辑感慨地说：“毛主席是在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呀”……

姨父很喜欢研究周易等古代经典文化，也曾对我说：信佛的人到什么时候都错不了。我问为什么，他说因为信佛的人善良啊……他也曾在恶警抄家时保护了大法书籍资料和修炼的姨妈。可遗憾的是，他却被中共党文化反宇宙、反人性的邪恶逻辑深深影响，无法摆脱。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越来越猖獗后，姨父没有了正念，在生命最后的二十几年里，受尽病痛折磨，最终因肠癌做手术。甚至在手术前还说，在他眼里，生命就是草芥，共产党杀人也理所应当……可悲的是手术后，姨父一直没能康复走出重症监护室而死于心脏病。

正如《九评》所揭示的，中共国里原本很多正常的人、良知尚存的人，在法轮功没遭受迫害时，很容易感受到正法的力量而对法轮大法有正面认识。但自从江泽民与中共狼狈为奸，对法轮功施以迫害后，很多人不敢再接触大法，刻意远离，回避中共制造的所谓敏感话题，只能被迫听信邪党搬弄是非，变得越来越败坏。他们按邪党的逻辑，恶意揣度大法弟子讲真相、劝三退的行为和意图，假想是有国外政治势力煽动，要么是想夺权，要么是有金钱支持。我所在单位就有人恶意造谣说：被迫害的安全科长王某之所以坚持修炼，是因为他发小册子拿到的钱，不比他当科长拿的钱少。我惊诧于他怎会这样认为？他说，那还用说吗？如果没钱拿，现在谁愿意干这个事呀。

与他们接触时不难发现，当不触及共产党或法轮功话题，只是谈论生活琐事时，他们似乎都是通情达理的人，可一说到法轮功受迫害或三退话题，他们立刻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党性十足，充满敌意。人们长期被邪党洗脑后，认为现在人们日子好过了、中国“强大”了，因此对中共感恩戴德；或认为强权政治是所有施政者必然使用的手段而理所应当选择接受，还病态地认为高压管制环境下很有安全感；也有人认为党养活了中国，反对它是没良心等可笑的变异思维。他们变的得麻木不仁、以利己害他为天经地义。无神论让很多人不相信背天失德才是人不断遭遇不幸的根本原因、才自食苦果；不相信修德省过、偿还罪孽才能消灾避难。甚至包括我在刚听师父讲法轮大法时，也担心过做好人会挨欺负、吃亏……人们在矛盾和困难中，变得更加心浮气躁、怨天尤人，迷茫中被邪党文化激发出更大的恶念，在无知中害人害己。

我看到身边很多像姨父这样的聪明人，本来是有才华、有良知、有天赋的好人，却可悲地被中共洗脑，成了屈从于共产党或奉毛泽东为神的“小粉红”。正像迪士尼故事《长发公主》描述一样：长发公主本是善良国王与王后的孩子。有超能力的公主被巫婆偷走，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巫婆禁锢、欺骗公主它才是母亲，用公主的头发保持自己青春常驻。而万物之灵的人类也本是神造就的生命，却因

本性的迷失、堕落被共产邪党利用、绑架操控。用虚假的“无神论、进化论”等党文化欺骗着认它为母，它附体在神州子民身上以求供养。当高塔外的男孩勇敢地爬上高塔，鼓励长发公主走出禁锢，看清外面真实美好的世界时，巫婆会欺骗公主：他们是坏人。正如今天国际社会所有正义力量竭尽所能地唤醒中国人，要认清和脱离中共一样，正如同《九评》如实揭穿中共恶行和本质一样，希望营救所有被邪灵附体的生命。而中共一定告诉国人，是别有用心的“境外敌对分子”，是“争夺群众”、“亡我之心不死”……长期的谎言欺骗，让国人的正念良知被掩埋，忘记了自己生命真正的起源。默认了邪党与神州古国与国人的绑定，不敢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。已有三代、四代人深受其害了，中共对国人的控制从没有放松和停止过。因为魔鬼知道一旦世人觉醒，它的邪恶、丑陋将无所遁形，它将瞬间成为枯槁，解体消散。

### 三、魔鬼邪党已无所遁形

《九评》的发表，使拜读的人们如梦方醒般认清了中共邪党的作恶多端，知道原来它才是一切苦难的始作俑者。也正因如此，中共邪党才拼尽全力地焚毁大法书籍、阻止《九评》传播，阻止修炼人讲清真相，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，葬送性命。

从小到大，我时常在善恶、好坏的纠结中做选择。虽然父母对我严加管教，但仍难消我心中隐藏的自私、贪婪，常在明知对错时仍选择放任、败坏，明知故犯。可在放纵过后，尤其是做的坏事被揭穿后，又倍感惭愧懊悔。慢慢我变得自卑、萎靡。从幼儿园起，几乎所有看到我的人都夸我是个乖乖女，人前我也乐于表现为一个好女孩而与人为善。但背地里我却时常失控地显露出不好的一面。

直到一九九五年夏天，我开始走入法轮功的修炼，整个人开始慢慢从里往外发生改变。在接触法轮功之前，我也跟姨妈一起学过两三种别的气功，也看过一些其它宗教的小本子，但都觉得没什么吸引力放弃了。但这一次，当我听完法轮功师父的讲课录音，看完师父的讲法录像和拜读了大法书籍后，我感到生命深层受到触动，从一开始的怀疑到信服，从思想到身体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好转。我尝试按照师父讲的法理归正自己，从正的善意的角度理解和看待身边的人和事。不知不觉中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健康，越来越轻松自信。我很庆幸能知道这么好的修炼方法，我感到整个人得到了根本的修复。看到我的变化，姨父说我因为长大了，所以懂事了。我告诉他是因为法轮大法好，所以我改变了。可是因为中共党文化的洗脑，他说我因为年轻、没有阅历，所以容易上当受骗……而他也没能走出邪党的骗局。

后来中共邪党利用所有的电视、广播，学校、街道等全部社会资源，污蔑诋毁法轮功，栽赃陷害大法师父和弟子。所有法轮功修炼人都感受到周围强烈的压迫和恐怖氛围。2000年10月，我因到北京上访，被当地派去的两名警察抓回，拘押我的两名警察身边全程带着两名妓女（当时大陆社会上称她们为“小姐”），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一路与他们调情。一车同行的几名年纪大些的大法学员对他们说：你们身穿这身警服，就应该对得起这身衣服，对得起你们人民警察的身份，希望你们能善待大法，知道自己在做什么……他们很尴尬地没有搭话。后来我妈在没有告知是我亲身经历的情况下，跟邻居阿姨讲这件事，阿姨根本不信，她不相信警察会这么干，怀疑是谣传。

确实，我能理解邻居阿姨的反应，因为若非亲身经历，中共邪党的所作所为，包括活摘器官等不断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罪恶行径，任谁都难以置信。

我因为在邪党迫害大法前，在没有任何外界干预的情况下，充分接触了解了法轮功，有了五年身体力行的修炼经历，有着太多神奇美好的修炼体会。所以，当面对虚假宣传，当周围不了解法轮功的人质疑甚至凭空污蔑诽谤大法时，我虽感到力不从心、百口莫辩，感到从未经历过的无形恐惧和压力，但对谁是谁非却心知肚明，知道谁在说谎，谁在上当，更加坚定了信仰。其实同时知道真相的还有中共邪党，中共的污蔑，只能欺骗不了解法轮功的人，所有了解法轮功的人，都知道中共在撒谎骗人而予以反驳抵抗。中共却把大法修炼者的清醒和坚定污蔑成“痴迷”、“狂热”，让世人在无知中不敢接近、了解真相。当时我还无法理解：一个一贯自诩伟、光、正的大国执政党，公然使用如此下作卑劣的手段，瞪眼说瞎话，欺骗国人、欺压迫害好人群体，我为此感到震惊、不解和厌恶。这样做究竟是在为国人着想，还是在为维持统治的私利着想一目了然。无奈的是，当时很多人因为迷信邪党的权威、恐惧它的权势，或者真的被其伪善欺骗利用，抑或为了谋生而以种种借口背离真相，甚至替中共站台，助纣为虐。

《九评》发表后，人们开始觉醒、“三退”，也有人质疑是否是参与政治。其实，仔细读读《九评》，里面叙述的都是共产党过往做过的事实，为什么它做了错事、坏事不是问题，而质疑它、问责它，却要被质疑被问责呢，只因冒犯了它吗？难道世人真的在权势面

前，要放弃真假、是非和善恶吗？这其实正是苍宇间善恶、佛魔的展现哪。人的生命不是共产党给予的，身为宇宙众生，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，了解世间真相的权利，选择善恶的权利，共产党没有权力左右任何人。而谎言就是邪恶和虚假，在这客观世界中终归是立不住脚的。不可任由谎言摆布生命被迫做出选择，消除邪恶所为，是对众生的善，是对人类正的环境的维护，不是什么参与政治。法轮功学员自始至终没有过政治诉求，没有对私利的谋取，只是在讲清真相，也没有强迫任何生命必须听从和跟随。为什么恶人可以堂而皇之地为所欲为，而好人却要猫在桌子底下偷偷做好人呢。如果用强权和邪恶暴力可以在人间横行的话，如果这是人应该信守的生存之道，那这宇宙恐怕不会存在这么久，生命早就在自相残杀中不复存在了吧。而中共这个邪恶的实体恰恰只有用“假、恶、暴”才有可能维持它的统治。

我的表妹曾问我，就算共产党坏，可是党员不可能都坏吧？其实，正因为不是每个党员都不可救药了，神才给人机会明白真相，远离邪恶，赢得未来呀。可是，如果哪个党员从生命真实的角度，不愿脱离它的组织实体，那么当宇宙正的力量要清算消灭邪党时，这个党员就会被消灭，因为这个“党”里就包括了你好呀！

大概在2009年，我被单位派遣参加“心理咨询师”资格考证培训。其中一位外聘女教师是个丹东人，她在讲课当中提到，她的长辈亲口告诉她，自己曾眼看着当地活埋地主家百十来号人。当时课堂上三十几名同学都震惊不已，她却淡定地对我们说：这是真的。但这也是政权统治中所不得不采取的方法……于是，在场的人都很快平静了下来，没人再去触及这个话题。

那年我三十多岁，第一次听这位老师讲才知道：原来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抓捕法轮功，在美国是被认作一种政治与人权迫害加以反对的。她当时是因为讲到，那时有许多有钱人和中共高官的家属想留在美国生活，就假借旅游之机出国，再以中共侵犯生育权和信仰自由为由向美国政府申请庇护，骗取同情和救助。那时美国政府还没意识到这些人中，可能有很多就是在中国谋杀国人的刽子手或助纣为虐者。中共党徒们以内政为名，一边肆无忌惮地侵犯百姓的基本人权，一边又在需要时恬不知耻地冒充受害百姓，骗取被救助的机会，想尽办法逃避罪责，寻求安逸。想必人类历史上最狡诈无耻的行为也不过如此了。

我两次被中共警察抓捕拘留，并以其违法违宪的“扰乱社会治安”和“破坏法律实施”的非法罪名关押判刑。被拘留期间，所有被拘押人员都被强制以筛查艾滋病为名抽了血。而且各个监室里的“牢头狱霸”都知道恶党背地里一直在实施活摘、贩卖器官的勾当，并毫不掩饰地以此威胁修炼人：如果你们不听话不服从管理，就会被活摘……

因为中共邪党的作为，很多人迷失在人世间浑浑噩噩，找不到正确的做人方向。被邪党教着与人斗、与天斗，最后伤痕累累，饱尝苦果。

《长发公主》的故事里，长发公主最终还是明白了一切真相，回到自己出生的真实美好的国度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相信现实世界中，一切邪恶也必将被清除，神的子民会得救度，拥有真正美好的未来！

四、我们的孩子还那么小，正在被邪党左右着。

我的女儿是2001年出生的。小学时，就不由分说地被学校安排加入了“少先队”，回来后我为她在退党网站上发表了退队声明。上中学时，班主任通知她可以入共青团了。她满心的不愿意，却不敢对老师说一个“不”字。我鼓励她可以跟老师直言不讳地表达心意，因为共产党也宣称“信仰自由”吗！可是孩子感到很为难地哭了起来，她说，在同学和老师眼里，都是比较优秀的同学才有资格入团，怎么好意思驳了老师的“一片好意”说不入呢，几乎没有人会这样做，担心老师、同学都会不理解而另眼看待自己。最后，我只好答应第二天替她跟老师沟通。后来我跟老师打电话说，孩子不想入团，因为我们家有信仰。老师同意了。这件事情过后，孩子如释重负，也跨越了自己的心理恐惧。到高中时班里第一次向每个学生收“团费”，我女儿大大方方地对负责收费的同学说明自己不是团员。同学惊讶地反问她：你为什么不入团哪？这样你以后会没有前途的，也不能当官儿了！而且还表示自己不敢做主不收团费，让她自己去找校团委书记老师说。女儿就去找了那个老师说明情况，老师端详了一下孩子，然后不屑一顾地警告说，如果现在不入，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啊！我女儿淡定地点头，那个老师就不再搭理她了。

后来，我身边一个同事母女也在初中遇到了这样的事，孩子放学后一进屋就跟妈妈说，怎么办哪，出大事了，让我入团，我不敢说不入呀……最后也是孩子妈妈帮她跟老师沟通，才躲过了。而身边很多孩子的孩子从幼儿园和小学一入学，就要接受党的思想政治教育，



连家长也要一起参与各种形式多样的假大空的政治活动。

更可悲的是，现在很多家长已经欣然接受或者说习惯了这样的教育模式，甚至在孩子入队时，还要充满仪式感地戴好红领巾拍照留念……如今孩子们每个学科的教材里都悄然充斥着党文化，让纯净的孩子饱受谎言欺骗。现今的家长越发地比上几代家长爱孩子了，每个孩子几乎都是家庭的中心，受到重点保护和无限照顾，可是怎样做才是真的为孩子好，很多人已经分不清了。

## 五、结语

三十三年前，大法的师父将法轮大法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传出，指给人们一条找到生命正信、回归之路。大法在中国大陆广传七年，得到众多世人的喜爱，中共邪党及其党魁却心生畏惧、无法容忍。1999年，中共开始全面公开迫害大法、师父和修炼民众。两次被抓后我清醒过来：如果真的是因为有误解，真的要想弄清楚法轮功的好坏，对于一个独掌大权的政党来说，根本不是一件难事。为什么流氓式的迫害一直持续至今，甚至在全世界人们都看清大法的正、看清恶党的邪的情况下，它仍不顾一切地持续作恶呢？因为中共邪党无比惧怕真相，它需要极尽所能地混淆是非，掩盖真相。因为它本就是宇宙中真正邪恶的势力，就是要与正的为敌，以毁灭人为目的的。

二十年前，在中共邪党于全球范围内，大肆迫害信仰“真、善、忍”普世价值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的背景下，《九评》公开发表，如实揭露了共产邪党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自出现在地球上的所作所为和邪恶本质，这犹如撕掉了魔鬼的画皮而使其丑恶尽显。越来越多的人被《九评》触动，由惊愕到反思，进而在那之后的二十年来，开始觉醒、唾弃并远离邪党，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
责任编辑：金岳#